

秀才与刽子手

黄维若 著

SHANGHAI DRAMATIC ARTS CENTRE
CLASSIC SCRIPTS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经典剧作集6

秀才与刽子手

黄维若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秀才与刽子手/黄维若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7-300-21097-1

I. ①秀… II. ①黄… III. ①话剧剧本—中国—当代 IV. ①I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73638 号

秀才与刽子手

黄维若 著

Xiucai yu Guizishou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规 格 140 mm×208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张 2.125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1 000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编委会

总顾问	杨绍林
学术顾问	吕凉
主任	喻荣军
副主任	田水 张惠庆
策划	谢晶莹
编辑	徐娅群
资料支持	田菁菁

作者介绍

黄维若：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本科，同年考取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研究生，师从祝肇年先生攻读中国古典戏曲史论硕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1990年至1993年赴联邦德国，任拜罗伊特大学世界文化研究中心和美国兹大学戏剧学系客座研究员，在费歇尔里希特教授的课题小组中从事戏剧符号学研究。

创作作品：歌剧《楚霸王》（联合编剧，1994年上海歌剧舞剧院上演）、《苍原》（联合编剧，1995年辽宁歌剧院上演，获2000年中国艺术节优秀剧目奖）、《沧海》（联合编剧，1999年辽宁歌剧院上演）、《我心飞翔》（联合编剧，解放军总政歌剧院演出）；话剧《眉尺间》（联合编剧，发表于《剧海》，1999年第一期）、《思凡之后》（发表于《新剧本》，2002年第三期）、《秦始皇》（联合编剧）。

时 间：清光绪三十一年，即公元 1905 年。

地 点：湖广某府城里。

人 物：徐秀才：本名徐圣喻，屡试不第的穷秀才。

马快刀：本名马如龙，府衙里的刽子手。

栀子花：马快刀的老婆。

王保正：府城里的地保。

丁朝奉：福盛当铺的东家。

小寡妇：带小孩的寡妇。

李典史：府衙刑房，小寡妇的父亲。

另有老木偶，木偶舞队（男木偶甲、乙、丙；女木偶甲、乙、丙、丁），三位巫师（由木偶演员兼饰）。



第一场

【传来一阵古旧拙朴的音乐。一队木偶上场。这是一种大木偶，其高约与人等。除头部与传统木偶相类之外，身躯多少是有些变形的。

老木偶：人？偶？偶？人？乡里乡亲，清早出门！

【众木偶出，亮相。

老木偶：请安咯！

【众木偶向左右观众作揖请安。

木偶舞队：（唱）花有重开日，

人无再少年。

舞一堂傀儡，傀儡戏。（笑）

把一出胡编乱造、胡编乱造、胡编乱造的戏来搬演。

老木偶：（唱）说的是光绪乙巳年，

天下纷纷乱如烟。
老佛爷金銮殿上急了眼，
老少朝臣忙把主意献。

男木偶甲：（老声）励精图治，施行新政。

众木偶：什么新政？

男木偶甲：先来废除酷刑，改革律法。

女木偶甲：说什么呢？

女木偶丙：听不懂！

男木偶甲：犯了法要判死罪，你们懂不懂？

众木偶：死罪？

男木偶甲：犯了死罪，一声破锣响，两朵纸花摇，押到法场，就有凌迟、腰斩、绞杀、剥皮、剖腹、钉颅。当当！噗！听说去年一个人被腰斩了，上半截身子还爬了一丈远，用血在地下爬出一个冤字……

【众木偶一齐掩目惊喊。

众木偶：哎哟别说了快别说了，吓死人了！

男木偶甲：怕不怕？

众木偶：怕！

男木偶甲：所以嘛，就要废除酷刑，今后倘若谁要犯了法判了死罪，那就只是砍头！“咔嚓”一声，了事！

【所有木偶尖声惊叫，躲的躲，跌的跌。

男木偶甲：这可是皇上的恩典。还有，听说要废除科举……

众木偶：废除科举？

【正说着一阵高声吟哦传来。

徐秀才：（内声）……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哦咿

呼嗨”……

老木偶：嘘——徐秀才来了，废了科举，他可怎么活啊？下景片！

【徐秀才三旬出头，长得人高马大，铁塔一般，鸠衣破氅。他走到台前，正冠，甩袖。

徐秀才：某，秀才徐圣喻也，六岁发蒙，十五岁就考上了县学生员，才学推为本府第一。

【男木偶甲不服状，经人提醒，搬凳子来中场，给秀才座。

徐秀才：（坐）可是自古文章无凭据，唯有朱衣暗点头哇。我时运不济，到如今连考十余次，每次都考得淋漓尽致，每次都是名落孙山。嘿，弄得我孤零零家徒四壁，一个人过活。想我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不坠青云之志，谨守圣人之言。诸位，每次落榜我心里都不服，就想着下一次要做得花团锦簇，一点毛病都没有。一个人活着就要考试，不考试就等于白活。所以我一次比一次考得好，一次比一次考得有滋味，想起考试，就睡不着觉，就吃不下……就更能吃饭。考了又考，考试是天底下最有意思的事情了。我喜欢考试，我盼望考试，眼看着今年考期将至，我不一定要中什么举人，夺魁也没什么好，只要一走进贡院里，坐到考桌面前，我就浑身舒坦，血脉贲张；一看考题，我就双眼发亮，如登仙境……

【隐隐传来锣声，男木偶乙伸着头轻声喊。

男木偶乙：天开文运，明经取士，天地玄黄——入天字六十六号舍——

【徐秀才一个激灵，果然双眼放光，举目四望。

徐秀才：哎哟，好像听得哪里要考试？

【徐秀才兴奋地寻寻觅觅而去。

【众木偶哈哈吃吃、嘻嘻嘻嘻坏笑了起来。女木偶乙突然站起来。

女木偶乙：不对，不是演傀儡戏吗？他不是傀儡！

老木偶：唉，这世间谁不是傀儡？任你活得有声有色，也是阎王爷手中的傀儡。他这号么，叫做肉傀儡。

众木偶：哦，肉傀儡！

女木偶丙：看那家，又走出来两个肉傀儡。

老木偶：哦，那是马快刀和他娘子梔子花。梔子花嘛，又骚又俏，最喜欢给人做媒。马快刀却让人害怕……

【马快刀上，一脚踩在凳子上。众木偶害怕。

老木偶：他是我们这一府两县最好的刽子手，最擅长刚人，上次江洋大盗张皮雀伏法，他刚了张皮雀一千三百八十四刀……

【众木偶倒吸一口凉气。

女木偶乙：我的天，煞气太重了，我们还是避远些。

【众木偶下。

【马快刀精瘦矮小，一身黑炭似的，掏出馒头看看，冲徐秀才家走去。梔子花上，又精明又泼辣，鬓边插着一朵梔子花，俏俏的样子。

梔子花：站住！

马快刀：干什么？

梔子花：生得贱！他徐秀才饭桶一个，连老婆都娶不上，还把架子端到天上去了，你老往他那里跑干什么？

【梔子花说着坐下来做活计。

马快刀：这你就不对了，他不是饭桶，是好人！

梔子花：娶不上老婆的人，不是饭桶又是什么？

马快刀：他真是好人呐。

梔子花：哪儿好？

马快刀：一身肉长得结实，两个肩膀又宽又厚，胸脯坚实厚重，两臂上下通直，一块块的腱子肉，该大的大，该小的小，该上的上，该下的下。对了，还有大腿，一个人大腿长得好，就好办了。你没看过他的大腿吧……

梔子花：放屁！我看他大腿干什么？

马快刀：哦是是是，没看没看。好人首先得大腿好。他那双大腿，一根骨头笔直的，周围都是肉，毛又少，筋腱分明，血脉旺盛，皮肤光溜溜的，好啊好啊，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么好的人……

梔子花：呸，缺德！你看谁有一身肉，就说他是好人！

马快刀：不对！街口王胖子二百多斤，那肉松松垮垮，就不是好人。我从来没说过他是好人。再说，我今天去找徐相公，是要请他替我写一封家书。

梔子花：（差点让针扎着）马如龙啊，你也是这一府两县鼎鼎有名的人物，干什么要钻山打洞想方设法去讨好这么一个穷酸饿醋啊？那酸样，我一见到他就忍不住数落一顿……

马快刀：别别别，娘子娘子，千万不要数落他，他是好人呐。我一会儿就回来一会儿就回来，你先回去吧。

【梔子花扛起条凳，不快地下。

马快刀：（冲内场喊着）待会儿做碗馄饨！

【马快刀摸出馒头，向徐秀才家门口走去。

马快刀：徐相公！（恭恭敬敬地退后一步，又喊）徐相公！

【徐秀才持书上。

徐秀才：马快刀，你怎么又跑到我这里来了？

马快刀：（满脸堆笑）徐秀才，老街坊门对门，时常来看看么，这也是应该的……（一步一步凑上来）

徐秀才：（警告状）嗯？（将马快刀逼了回去）我早就说过，君子远庖厨，况刽子手乎？与善人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

【徐秀才说话时，马快刀跟在他身后死死地盯着他的肉看。徐秀才被身后的马快刀吓一跳。

徐秀才：（数落般地）与恶人交，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你还是打道回府吧。（说着就要回家）

马快刀：（急忙喊住）徐相公！我虽然听不懂你说的是什么，但我就是喜欢听你说话，喉结一上一下地移动，位置长得真好……（上前摸徐秀才喉结）

徐秀才：（惊）啊！胡说八道什么？我要读书，没工夫与你啰唆……

马快刀：（拿出馒头来）徐相公……

木偶舞队：（唱）相公，
你是一个好人，
老街坊，门对门，
远亲不如近邻。

马快刀：徐相公，我今天来，是想请您写封家信。我送你一个馒头。

木偶舞队：（唱）外加一碗馄饨。

徐秀才：馄饨？（去闻女木偶手上虚拟状馄饨）

木偶舞队：（唱）馄饨。

马快刀：馄饨。

徐秀才：怎么不早说呢？那就……

老木偶：让他进屋吧。

徐秀才：哎。

众木偶：哎。

【三木偶搬桌椅上，另有三木偶换景。徐秀才在舞台一角吃馒头。

徐秀才：怎么又要写信？前两天不是给你哥哥写过信了吗？

马快刀：这回我又想他了，放心不下，还是写封信去问问。

【换景毕，众木偶请徐秀才。

众木偶：徐秀才？

徐秀才：听说你哥哥就住在东门外二里牌，你一年到头也不去看他，倒要来写信问寒问暖，什么事嘛。

【徐秀才一边说一边进了屋，在桌上铺开一道纸，准备写信。

徐秀才：（边写边念）……自前次与兄相别，弟登舟渡口，仁兄折柳相送，情谊殷殷，深于桃花潭水矣……

马快刀：好！……我是说啊，这次写的……跟上次好像又有些不同，越加深奥了，有文采啊！

徐秀才：（有些得意了起来）那当然。想我这二十多年苦读，十余次考试，难道都是吃白饭的？每隔几天就替你写一封信，每一次文采、典故、风骨、笔意、气韵、对仗、铺垫、跌宕都不一样，正所谓杂花生树，各有风流。不过，这比起考试来，又是小巫见大巫了，知道吗？

马快刀：（肃然）知道了。

【马快刀时不时地掰馒头喂徐秀才。

徐秀才：这一封信呢，是说上次你哥哥送你到渡口，青山绿水，你要上船了，你哥哥掰了一块馒头……哦不不不，折了一枝杨柳送你，其兄弟之情，比当年汪伦送李白也不差。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马快刀：（笑起来）相公啊，写得好是好，不过我哥哥原是个瓦匠，跌伤了腰，瘫在床上已经三年了，到渡口折柳枝，这辈子怕是做梦。

徐秀才：（不高兴）真煞风景！这是一种比喻，神游，你懂不懂？《李太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他去了吗？他也没去过天姥山！但是他梦里边去过了，一样。庄周梦蝶，蝶梦庄周，何谓之蝶之梦，何谓之庄周之梦，是耶非耶？唉，反正跟你这号人也说不明白。

马快刀：我明白。

徐秀才：（哂笑）你明白什么？

马快刀：有时候我杀人，就像人家的肉来迎合我的刀似的，刀还没怎么动，肉就丝丝地片下来了，到底是他的肉来就刀子，还是刀子割他的肉……

徐秀才：放肆！你怎么敢拿这等血腥晦气之事，来比圣人的典故？不写了！

马快刀：我不是这个意思！馄饨一会儿就送来！就这么写，这么写再好不过了。我哥哥瘫在床上，但是他的魂儿到了河边。

徐秀才：什么魂儿！神游！

马快刀：对！神、游！（见徐秀才生气，忙给他递笔）

【徐秀才气哼哼地，又无可奈何地写起来。

徐秀才：……弟了脱俗务，即以玉趾来印苍苔……

马快刀：（大赞）好！好好好好好……

徐秀才：你连折柳相送都不懂，玉趾来印苍苔的典故，就更

不用说了，你叫什么好！好好好好好？

马快刀：（由衷地）徐相公，我没说什么玉趾，我只是看你握笔的手指，你这手长得实在是好。皮是皮，肉是肉，皮有皮相，肉有肉理，起开皮就是肉，起开肉就是筋络，起开筋络就是骨头，骨头里边的骨髓一定还不少……（说这话时，揪起徐秀才的手，爬上凳子，一条腿搁在桌上）

徐秀才：（疼得大怒，甩开）你胡说八道什么？你把我的手当什么人的手了？哎呀，说得我手心手背都麻酥酥的，太可恶了，不写了不写了……（抓起馒头咬了一大口，放回桌上，决绝地一指门）走！

【突然一声锣响，王保正（老木偶扮演）手执一面铜锣，敲着进了徐秀才的家门。

王保正：各家各户听好了，各家各户听好了——

徐秀才：王保正，你来干什么？

王保正：哎哟，巧了，二位都在呐？我是送官府榜文来的！

【说着便在他们面前打开一张榜文来，马快刀拿去给徐秀才。徐秀才看着榜文，如遭雷击一般瞪大了眼。

马快刀：（问王保正）什么事？又要交税吗？

【徐秀才还在发呆。

王保正：马爷，榜文上说的是废除酷刑，取消科举！

【“咣当”一声锣响，徐秀才手中的榜文落地。

马快刀：没有了凌迟、火焚？

徐秀才：没有了秀才、举人？

马快刀：没有了腰斩、绞刑？

徐秀才：没有了进士、翰林？

马快刀：混蛋！他奶奶的熊！又不能刮人家的肉，又不能绞人家的脖子，又不能弄断人家的腰，那还是什么刽子手？这是狗日的谁下的令？真是丧心病狂、黑白颠倒、无法无天啊！人家死刑犯也不干啊，他长一身肉，长一条脖子，长一段腰身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徐秀才：老天呀，你没长眼睛啊！我今年还等着考试啊！所有的考题，我都做了三遍，十三经，我没有一个字没考证过，墨也准备好了，笔也准备好了，端砚洗得干干净净，怎么就废了这千年科举！千年科举啊！这跟拦路抢劫一样，活生生就不让人考试了，丧尽天良啊！

马快刀：（拍案）这叫什么世道！

【徐秀才骂着举起了凳子，王保正吓得钻到桌下。

徐秀才：那贡院里几百间考房，活生生就不让人坐进去做卷子了，这是什么世道？这还叫什么朝廷？

王保正：二位二位，这跟我都没有干系，我只是个地保，上头发来了榜文，我告知你二位一声。我知道二位心里难受，我心里也不是个滋味。

木偶舞队：（唱）这是什么世道啊，
怎不把天地来埋怨！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
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下）

徐秀才：（突然大吼）老子要杀人！

马快刀：（也突然大吼）老子不杀人了！

【两人同时听到了对方的话，都吃了一惊，停下来。

徐秀才：你……说什么？

马快刀：你说什么来着？

【两人拖着各自的凳子走到一起。

马快刀：你怎么能杀人？

徐秀才：你怎么不能杀人？

【两人你瞅着我，我瞅着你，突然觉得这情形、这命运、这世界很是古怪。

马快刀：算了，心里乱，不写了，就让我哥在床上瘫着吧，别神游了。

徐秀才：对，还是找点东西吃吧。

马快刀：走，我请你吃酒去！

徐秀才：吃就吃，反正馄饨也不来了，吃他一个醉生梦死！

马快刀：吃他个一醉方休。

徐秀才：醉生梦死。

马快刀：一醉方休。

徐秀才：醉生梦死比一醉方休醉。

马快刀：一醉方休比醉生梦死真……

徐秀才：醉生梦死……

马快刀：一醉方休……

【两人拖着凳子一路嘀咕着往舞台后方走去。

【灯暗。